



陽明先生年譜卷之上

長永鄧
振鐸西
諸子書

謹按

先生諱守仁字伯安其先出晉光祿大

夫

覽之裔而右軍將軍羲之之後也世居山

陰至二十三世迪功郎壽者自達溪徙居

餘姚遂為餘姚人壽五世孫綱善鑑別有

文武全才

國初誠意伯劉伯溫薦為兵部郎中

叅議死苗難其子彥達綴羊革裹



是爲先生五世祖
御史郭純上其事

廟祀增城，彥達號秘湖漁隱，生高祖諱與準，精禮易，著易微數千言，永樂間舉遺逸不起，號遁石翁。曾祖諱世傑，人呼爲槐里子，以明經貢太學卒。祖諱天叙，號竹軒，魏嘗齋湖立傳，叙其環堵蕭然，雅歌豪吟，有竹軒藁，江湖雜藁，行于世。封翰林院修撰，自槐里子以下兩世皆

贈嘉議大夫禮部右侍郎追

贈新建伯父諱華，字德輝，別號實菴，晚稱海日翁，嘗讀書龍泉山，又稱龍山公。成化辛丑

賜進士及第第一人，仕至南京吏部尚書，封新建伯。龍山念山陰佳山水，又爲先世故居，復自姚徙越城，之光相坊。先生因築室陽明洞，洞距越城東南二十里，故學者咸稱爲陽明先生焉。

憲宗成化八年壬辰九月三十日丁亥而先生
生生之夕、祖母岑夢神人衣緋玉、自雲中
鼓吹而來、送兒授岑、岑驚寤、遂聞啼聲、竹
軒公故名先生雲、而鄉人相傳、亦遂指所
生樓曰瑞雲樓云

十二年丙申、先生五歲、猶不言、一日有僧來過
目之曰、好箇孩兒、可惜道破、竹軒公乃更
今名、名曰守仁

十七年辛丑、先生十歲、龍山公舉進士

十八年壬寅、先生十一歲、龍山迎竹軒公至京
師、因携先生、先生從翁及客遊金山、客擬
賦詩、先生從旁賦曰、金山一點大如拳、打
破維揚水底天、醉倚妙高臺上月、玉蕭吹
徹洞龍眠、客大驚、命賦、蔽月山房、先生隨
口應曰、山近月遠、覺月小、便道此山大於
月、若人有眼大如天、還見山小月更闊、先
生豪邁不羈、龍山憂之、唯竹軒公知之、一
日與同學走長安街、遇一相士曰、吾爲爾

相爾鬚拂領其時入聖境鬚至上冊臺其
時結聖胎至下丹田而聖果圓矣先生感
其言歸問塾師曰何爲第一等事師曰讀
書登第先生曰此恐未是第一當讀書學
聖賢耳

三十年甲辰先生十三歲寓京師是年母太夫
人鄭氏卒

十二年丙午先生十五歲寓京師時石英王
勇起畿內石和尚劉千斤亂秦中先生出
遊居庸三關慨然有經略四方之志歷詢
諸豪種落逐胡兒騎射經月始返曾夢謁
馬伏波將軍廟賦詩曰卷甲歸來馬伏波
早年兵法鬚毛皓雲埋銅柱雷轟折六字
題文尚不磨

後學卓吾子李贄曰先生卒亦裹尸而歸
爲朝臣桂萼所讒毀奪其封爵何其若合
符契也有志竟成先生可無恨矣

孝宗弘治元年戊申先生十七歲親迎諸氏於

洪都時外舅諸養和爲江西布政司叅議先生就官署委禽合卺之日偶行入鍊柱宮見有道者趺坐一榻就而扣之因得聞養生之術卽相對忘歸

二年己酉先生十八歲

十二月夫人諸氏歸餘姚舟至廣信謁婁一齋諒語格物謂聖人必可學明年龍山公歸以外艱也

五年壬子先生二十一歲

秋舉浙江鄉試是年科場中半夜時有二巨人各衣緋綠東西立大言曰三人好作事已忽不見其後宸濠之變胡尚書世寧發其奸孫忠烈燧死其難而先生平之皆當日同榜好作事三人也
卓吾子曰噫豈偶然耶

明年春會試不第

大學士李西涯戲曰汝今歲不第來科必爲狀元試作來科狀元賦先生懸筆立就

諸老咸驚目爲天才

十年丁巳先生二十六歲寓京師時邊報甚急朝廷推舉將才先生念武科之設僅得騎射勇力之士不可以收韜略統御之才於是兵家秘書無不究或賓燕則聚果核列陣爲戲

卓吾曰武科亦有初場二場三場初二場試騎射矣三場試策論考古典說時務獨不可以見雄才乎堂下一言卽堪拔識况長篇巨篇哉特恨無識貨之人故先生傷之

十一年戊午先生二十七歲寓京師

十二年己未先生二十八歲

會試舉南宮第二人

賜二甲進士出身第七人觀工部政

先生未第時夢威寧伯遺以弓劍是秋

欽差督造威寧伯王越墳事竣威寧家出威

寧所佩寶劍爲贈旣與夢符乃受之復

命上邊務八事言極剴切

十三年庚申先生二十九歲授刑部雲南清吏司主事

十四年辛酉先生三十歲奉

命審錄江北既竣事因遊九華作遊九華賦宿無相化城諸寺時有道者蔡蓬頭先生待以客禮請問仙道蔡曰尚未有頃屏左右引至後亭再拜請問蔡曰尚未至於三蔡乃曰汝後亭禮雖隆終不忘官也於是

大笑遂別又聞地藏洞有異人坐臥松毛不火食歷崑崙險訪之值其熟睡先生嘿坐其旁撫其足有頃而醒因論最上一乘曰周濂溪程明道是你儒家兩箇好秀才也及後再至已他移矣故先生復有會心人遠之歎焉

十五年壬戌先生三十一歲

八月疏請告歸越築室陽明洞中行導引術久之友人王思輿等四人來訪方出五雲

金言 卷二
門先生命僕迎之且歷語其來蹟僕遇與
語良合衆皆驚異以爲先知先生曰此簞
弄精神非道也卽屏去已而靜久思離世
遠去唯祖母岑與龍山公在念久之又忽
悟曰此念生於孩提此念可去是斷滅種
性矣明年遂移疾錢塘西湖往來南屏虎
跑諸刹有僧坐禪三年不語不視先生唱
曰這和尚終日口巴巴說甚麼終日眼瞬
瞬看甚麼僧驚卽開視對語先生問其家
對曰有母在曰起念否對曰不能不起先
生卽指愛親本性諭之僧涕泣謝明日問
之僧已去矣

十七年甲子先生三十三歲在京師

秋主考山東鄉試

巡按山東監察御史陸偁聘主鄉試試錄
皆先生手筆錄出人占先生經世之學

九月改兵部武選清吏司主事

十八年乙丑先生三十四歲在京師

是年先生門人始進與其泉湛先生若水定交以倡明聖學爲事

武宗正德元年丙寅先生三十五歲在京師

二月上封事下 詔獄謫龍場駙駙丞

是時武宗初政奄瑾竊柄南京科道戴銑薄彥徽等以諫忤旨逮繫詔獄先生首抗疏救之其言君仁臣直銑等以言爲責不且遠事拘囚伏願追收前旨使銑等供職跡入亦下 詔獄廷杖四十尋謫龍場

二年丁卯先生三十六歲

夏赴謫至錢塘瑾遣人隨行偵探先生恐有不測乃托跡潛附商舟以游舟山遇颶風一日夜遂至閩界北登岸奔山徑數十里扣寺投宿寺僧不納乃趨野廟倚香案臥不知其是虎穴也夜半虎透墻竟不入黎明僧皆來視欲收其囊見先生方熟睡不醒始驚曰公非常人也邀至寺寺有異人嘗相識於鍊柱宮約二十年相見海上至

是出詩有二十年前曾見君今來消息我先聞先生與論出處意欲遠遁其人曰汝有親在萬一逮爾父誣以北走胡可乎因爲著得明夷遂決策返先生題詩於壁曰險夷原不滯留中何異浮雲過太空夜靜海濤三萬里月明飛錫下天風因取間道由武夷而歸時龍山公官南京吏部尚書先生從鄱陽往省十二月返錢塘赴龍塲驛

徐愛先生妹婿也以先生將赴龍塲遂納質北面

年戊辰先生三十七歲是年

春至龍塲

龍塲在貴州西北萬山中夷人駃舌難語可通語者皆中土亡命及軍夫餘丁耳時瑾憾猶未已自計得失榮辱頗能超脫獨生死一念未忘乃爲石墪自誓曰吾唯俟命而已從者皆病自析薪取水作糜飼之

恐其中懷抑鬱。又與歌詩及越調曲雜以談笑。因念聖人處此更有何道。忽中夜大悟。格物致知之旨。寤寐中若有人語之者。不覺呼躍。從者皆驚。始知聖人之道。吾性自足。向之求理於事物者。誤也。乃以嘿記五經之言。證之。莫不昭合。因著五經憶說。夷人亦日來親。以所居湫濕。伐木構龍岡書院。及寅賓堂。何陋軒。君子亭。玩易窩。以居。先生。

水西安宣慰使人餽米肉。供使令。既又重以金帛鞍馬。先生俱辭不受。然其逆折安氏之奸謀。使平宋氏之叛亂。發微摘伏。固有合省共知。而不敢言。當道不言。而亦不知者。而龍場以片紙回音。讐服而悚懼之矣。驛丞所履之地。卽能有益於國。如此况親身爲之哉。先生所回安氏兩書。日置案頭。可熟覽也。我願諸公勿自是前輩所作。所爲真後人之師也。卓吾子附記。

四年己巳。先生三十八歲。在貴陽。

提學副使席書聘先生主貴陽書院。因修葺書院。而身率諸生事先生。以師禮。舍見成宗師不敢居。而乃以驛丞爲師。嗚呼。以若所爲。前有席元山。後必待有李卓吾。千載真難匹矣。

徐愛未會知行合一之旨。先生曰。大學言如好好色。見好色屬知。好好色屬行。只見色時已是好。非見後而始立心去好也。今人却謂必先知而後行。且講習討論以求知。俟知得真時方去行。故遂終身不行。亦遂終身不知。蓋知行合一。先生在龍場時。悟後教人語也。故附於此。

五年庚午。先生三十九歲。

陞江西廬陵縣知縣。歸過辰州常德。見及門冀元亨。蔣信。劉觀。時輩。喜曰。謫居兩年。無可與語者。歸途幸得諸君。悔在貴陽舉知行合一。故紛紛同異。罔知所入。茲來欲與

諸君靜坐僧舍。自悟性體。既而進途。復寄書曰。所云靜坐。非欲人坐禪入定也。以吾輩平日爲事物紛拏。未知爲已。欲以此補小學收放心一段工夫耳。明道云。纔學便須知有得力處。諸君宜於此處著力。異時始有得力處也。卓吾曰。果能知著力。靜坐亦可。紛紛酬酢亦可。說知行無先後亦可。說知行有先後亦可。但能著力。則便知先生苦心。但知先生苦心。則便是能著力者。

冬十一月八日 覲 時

黃宗賢縮爲後軍都督府都事。因儲柴墟。囑講見先生與之語。喜曰。此學久絕。子何所聞。時宗賢尚未肯甘心北面。至嘉靖壬午。始執贄。亦可謂倔彊者。

本月陞南京刑部四川清吏司主事 未任

六年辛未。先生四十歲。尚是朝覲官員。在京師。正月。調吏部驗封清吏司主事。

始論象山晦菴之學

王輿菴讀象山書有契徐成之與辨不泐故先生有兩與成之書極可玩也

二月爲會試同考試官 是年

同僚方獻夫受學獻夫時爲吏部郎中位在先生上比論學深自感悔遂執贄

十月陞文選清吏司員外郎 是年

送甘泉湛若水奉使安南先是先生陞南

刑曹甘泉與黃綰言於冢宰楊邃菴改留吏部職事之暇始遂講聚方期各相砥切至是甘泉出使封國先生懼聖學難明而易惑人生易別而難會爲文以贈最可讀也

七年壬申先生四十一歲

三月陞考功清吏司郎中

十二月陞南京太僕寺少卿便道歸省徐愛是年以祈州知州考滿入京陞南京工部員外郎與先生同舟歸越因與論大學宗

旨愛聞之踴躍痛快如狂如醒者數日
八年癸酉先生四十二歲

二月至越

十月至滁州

先生日與門人遊遨琅琊灤泉間月夕環
龍潭而坐者數百人歌聲振山谷

孟源問靜坐中思慮紛雜不能強禁先生
曰思慮亦強禁不得只就思慮萌動處省
察有箇物各付物的意思自然無紛雜之

念

九年甲戌先生四十三歲在滁

四月陞南京鴻臚寺卿

滁陽諸友送至烏衣留居江浦欲候先生
渡江先生促之歸其辭曰滁之水入江流
江湖日復來滁州相思若潮水來往何時
休空相思亦何益欲慰相思情不如崇令
德掘地見泉水隨處無弗得何必驅馳爲
千里遠相卽君不見堯羨與舜墻又不見

孔與跖對面不相識、逆旅主人多慇懃、出門轉盼成路人

五月至南京

十年乙亥先生四十四歲在鴻臚

立再從子正憲爲後時先生與諸弟守儉守文守孝俱未舉子龍山公爲擇守信子

正憲立之時年八齡是年

御史楊典薦改國子監祭酒不報

八月擬諫迎佛疏

是疏極妙極可法極得引君之道

十一年丙子先生四十五歲在南京鴻臚

九月陞都察院左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漳等處是時汀漳各郡皆有巨寇兵部尚書王瓊特舉先生

十月歸省至越

十二年丁丑先生四十六歲

正月至贛州

十六日開府選民兵行十家牌法

卓吾曰十家牌法今人行之則爲擾民生
事先生行之則爲富國彊兵所謂人人皆
兵不必借兵狼達家家皆兵不患賊盜生
發者也不借兵則無行糧坐糧之費不患
賊則無養兵用兵之費國以庶富民以安
彊特今人未知耳故曰民可使由之不可
使知之彼但可使由者又安知有聖人之
神道設教哉

二月平漳寇

四月班師

時三月不雨至是駐軍上杭禱告行臺得
雨已而一雨三日民大悅有司請名行臺
之堂爲時雨堂故先生記之

卓吾曰太俗氣矣只爲先生有這箇在也

五月立兵符并

奏設平和縣治於河頭移河頭巡檢司於
枋頭以河頭爲諸巢咽喉而枋頭又河頭
之唇齒故也

六月請疏通鹽法從之

九月改授提督南贛汀漳等處軍務給旗牌得便宜行事南贛舊止巡撫至都御史周南曾請旗牌事畢繳還不爲定制至是疏請遂有是命當時疏入尚書

王瓊覆奏乃改提督得以軍法從事

欽給旗牌八面悉聽便宜旣而鎮守大監畢真謀監其軍瓊奏兵法最忌遙制若使南贛用兵而必待謀於省城鎮守斷然不可

唯會省有警則聽南贛策應先生於是遂撫諭賊巢示以未忍一時剷滅之意蓋是時漳寇雖平而樂昌龍川諸賊巢尚多哨聚故先犒以牛酒銀布而深諭之讀諭辭真令人出涕也於是酋長若黃金巢盧珂等卽率衆來投情願效死報國時

朝廷以先生平漳寇功陞一級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降

勅獎勵故先生有謝陞賞之疏

十月平橫水桶岡諸寇

始議三省夾攻桶岡而不及左溪橫水先生出不意遂平橫水及橫水左溪平桶岡雖彊然亦驚矣於是復出不意遣人招降遂平桶岡掃其巢而盡殲其黨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無備先生深得之矣既出不意則自然無備惡用久師多兵爲哉三省夾攻徒資先生一時出不意之策耳卓

吾記

時酋長謝志珊既就擒先生問曰汝何以能得黨類之衆若是志珊曰亦不容易平生見世上好漢斷不輕易放過必多方鉤致之或縱以酒或助其急難待其相感與之吐實無不應矣先生退語諸及門曰吾輩一生求友豈異是哉

十二月班師

至南康百姓沿途頂香迎拜所經州縣隘所各立生祠遠鄉之民各肖像於祖堂歲

時尸祝

閏十二月奏設崇義縣治及茶寮隘上堡鉛
廠長龍三巡檢司

十三年戊寅先生四十七歲在南贛

正月征三洲

先生與薛侃書曰即日已抵龍南明日入
巢四路竝進賊有必破之勢矣向在橫水
曾寄仕德云破山中賊易破心中賊難區
區剪除鼠竊何足爲異若諸賢掃蕩心腹

之寇以收廓清之功此誠丈夫不世偉績
也諒已得必勝之策奏捷有期何喜如之
梁曰孛楊仕德誠可共學廨中事累尚謙
小兒正憲望時賜督責以時延尚謙爲正
憲師兼倚尚謙衙中事也

二月奏移小溪驛

三月疏乞致仕不允遂

襲平大帽洲頭諸寇

卓吾曰所謂後服者誅池仲容等是矣使

當日讀論詞，卽率黃金巢、盧珂等相隨，而縛來投，豈非維新之民哉！徒恃彊狼全無耳朶，目精不知今日贛州伎倆，汝等毛頭安能勘破他得也。亦是積惡已滿，上帝不赦，遂爾怙終，自底滅亡，不足哀矣。

四月，班師立社學。

五月，奏設和平縣。

六月，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蔭子錦衣衛世襲百戶，辭免不允。旌橫水桶岡功也。

七月，刻古本序之。

按先生在龍場時，疑朱子大學章句，非聖門本旨，手錄古本，伏讀精思，始信聖人之學，簡易明白，其書只爲一篇，原無經傳之分，格致本於誠意，原無缺傳，可補以誠意爲主，而爲格物致知之功，原不必增以敬字。

又刻朱子晚年定論序之後。

與安之書曰：留都時，偶因饒舌，遂至多口。

攻者環四面乃取朱子晚年悔悟之說集
爲定論、聯藉以解紛耳、諸子近刻雩都、初
聞甚不喜、然士夫見之、往往遂有開發者、
無意中得此一助、亦頗省頰舌之勞也、

八月薛侃刻傳習錄於虔徐愛所遺也、是年
愛卒、先生哭不自勝、有前後祭文二篇、

九月、修濂溪書院時、

四方學者輻輳、始寓射圃、至不能容、乃修
書院居之、

十月、舉行鄉約、

十二月、再請疏通鹽法、當時戶部覆允南贛
鹽稅例、只三年、先生念連年兵餉不及小
民、而止取鹽稅、所助不少、且廣鹽止行於
南贛、其利小、而淮鹽必行於袁臨吉、則灘
高、故三府之民、長苦乏鹽、而私販者、水發
蔽河而下、亦莫能遏、乃上議復廣鹽、著爲
定例、

朝廷從之、至今軍民竝受其福矣、

十四年己卯先生四十八歲在贛州

正月以三剎九連功廕子錦衣衛世襲副千戶上疏辭免不允

疏乞致仕又不允以祖母岑疾亟也先生乃書上王晉溪辭極懇篤

六月奉

勅 勘處福建叛軍

十五日丙子至豐城聞宸濠反遂返吉安起

義兵先是正德初宸濠已與逆瑾納結諷

南昌諸生呈已孝行撫按諸司表奏以聞

有安成舉人劉養正者素有才略文名濠

陰覓致左右縱大賊閔念四陵十一等四

出劫掠以贍軍資按察使陸完遂悉心附

馬及爲本兵首復濠護衛濠欲陰入第二

子爲

武宗後其內官閻順等潛至京師發奏及陸完

改吏部王瓊代爲本兵度濠必反乃申軍

律督責撫臣修武備以待不虞諸路戒嚴

捕盜甚急，凌十一繫獄，劫逃。兵部責其必獲。濠始恐，復諷諸生頌已，挾當道奏之。

武宗驚疑曰：保官好陞，保寧王賢孝，何為時江彬方有寵，太監張忠欲附之，以傾錢寧。聞是言，乃密對曰：錢寧、臧賢、交通寧王，太監銳初通濠，復用南昌人張儀言，附忠彬，自固。而御史熊蘭居南昌，素讐濠。少師楊廷和亦欲革濠，護衛以免患，交為內主，乃諷御史蕭淮上疏言濠交通官校有年，如致仕侍郎李仕實、前鎮守太監畢真及諸前後傾附者，皆亂賊之黨。其前布政使鄭岳、副使胡世寧皆以平日守正蒙害，宜亟起用庶人知順逆而禍變可弭。疏入，忠彬等欲內閣降

勅責鎮巡廷和，恐禍及已，欲濠上護衛以自贖。同官外廷皆不知也。一日駙馬都尉崔元遣人問瓊曰：適聞宣召，明早起

闕，何事？瓊問廷和，廷和佯驚曰：何事？瓊微笑。

曰公勿欺我廷和有慚色徐曰宣德中有
疑於趙嘗命駙馬袁泰往諭竟得釋或此
意也明旦瓊至左順門見元領

勅曰此大事何不廷宣乃留當廷領

勅曰蕭淮所言關係

宗社大計朕念親親不忍加兵特遣太監賴
義駙馬都尉崔元都御史顏頤壽往

諭革其護衛元領

勅既行廷和復令兵部發兵觀變瓊曰此不

可洩近給事中孫懋易讚建議選兵操江
為江西流賊設衛疏入留中日久第請如
議行之備兵之方無出此矣時濠偵卒林
華已聞

朝議紛紛晝夜奔告宸濠值濠生辰宴諸司
聞而驚曰

詔使此來必用昔日蔡震擒荆藩故事且舊
制凡抄解宮眷始遣駙馬親臣固不記趙
王事也養正曰事急矣明旦諸司入謝即

可行事比旦諸司入濠出露臺宣言曰太
后有密旨令我起兵監國汝保駕否都御
史孫燧曰天無二日民無二王我不知其
他濠怒令縛燧按察司副使許達從下大
呼曰
朝廷所遣大臣反賊敢擅殺邪遂同時遇害
而達竟罵不絕口濠乃僞置官屬傳檄遠
近改革年號指斥

乘輿分遣所親四出收兵始濠聞

武宗嬖臧賢遣人就學音樂餽以萬金及金絲

寶壺一日

武宗幸賢宅賢以壺注酒訝其精澤巧麗賢吐
實曰是寧王所遺者

武宗曰寧叔何不獻我是時小劉新幸罷歸小
劉笑曰爺爺尚思寧王物寧王不思爺爺
物足矣不記薦疏乎

武宗始益疑忠彬等因從旁贊決有

旨大索賢家賢家多複壁外鑰木厨開風卽

走長巷、通後屋、人無知者。濠所差林華、實藏其家、遽走會同館、得馬疾返濠。初期以八月十五日、因入試官吏、生校舉事、比華至、反始促。

十九日、先生疏上變。

卓吾曰：濠既戕害守臣、劫諸司、據會城、號兵十萬、奪運船、順流欲下、使時非先生、而計用間疑阻、不三日至金陵、不半月日、抵燕市矣。危哉！先生之功、莫大於是。當先生聞變時、即返舟、值南風急、舟弗得前、乃焚香告天曰：天若哀憫生靈、許我匡扶社稷、願即返風、須臾而風止、北帆盡起、亦可見先生之一念、固已上通於天矣。

濠遣內官喻才、領兵來追、甚急。先生與幕士蕭禹、雷濟等、潛入漁舟、得脫。然念兩京倉卒、思為阻撓之計、使之遲留旬月、乃可萬全。於是為兩廣機密火牌、備兵部咨、及都御史顏咨、云率領狼達官軍四十八萬。

江西公幹令雷濟等飛報濠見檄果疑未
發先生四晝夜至吉安明日庚辰上

疏告變謀暴逆濠罪狀檄列郡起兵勤王疏
留復命巡按御史謝源伍希儒紀功張疑
兵於豐城又故張接濟官軍公移備云兵
部咨題准令許泰郤永分領邊軍四萬從
鳳陽陸路進劉暉桂勇分領京邊官軍四
萬從徐淮水陸竝進王守仁領兵二萬楊
旦等領兵八萬秦金等領兵六萬分道竝

進剋期夾攻南昌且以原奉機密

勅旨爲據故令各兵徐行待其出城遮擊前
後以誤之又爲李仕實劉養正內應僞書
賊將凌十一閔念四投降密狀今濟光等
親人計入於濠濠乃留兵會城以觀變至
七月三日謀知非實乃屬宗支拱楹與萬
銳等留兵萬餘守南昌遣潘鵬持檄說安
慶季敷說吉安而自與宗支拱楹士實養
正等東下

按是巡撫應天都御史李充嗣飛章

告變瓊請會議左順門衆觀望猶不敢斥言

濠反瓊獨曰豎子素行不義今倉卒舉亂

殆不足慮都御史王守仁據上游躡之成

擒必矣乃從直房頃刻覆十三疏首請

下詔削濠屬籍正賊名次請

命將出師趨南京伯方壽祥防江都御

史俞諫率淮兵翊南都尚書王鴻儒主

給餉次請

命守仁率南贛兵由臨吉都御史秦金率

湖兵由荆瑞會南昌充嗣鎮鎮江許

廷光鎮浙江叢蘭鎮儀真遏賊衝傳檄

江西諸路但有忠臣義士能倡義旅以擒

反者封侯又請南京守備操江武職并五

府掌印僉書官各自陳取

上裁務在得人以固根本

詔悉從之

鄒守益曰先生在吉安時守益趨見曰聞

濠誘葉芳兵夾攻吉安先生曰芳必不反
諸賊舊以茅爲屋反則焚去我過其巢許
其伐鉅木創屋萬餘今其黨各千餘不肯
焚矣益曰彼從濠望封拜可以尋常計乎
次日早先生喜曰昨夜思之濠若遣逮老
父柰何

壬午再告變時

叛黨方熾恐中途有阻故又

疏乞便道省葬奉

旨著督兵討賊所奏省親事待賊平之日來說

於是又

疏上僞檄

六月二十二日叅政季敷同南昌府學教
授趙承芳旗校二十人齎僞檄榜諭吉安
府至墨潭領哨官縛送軍門先生卽固封
以進其疏剴切蓋欲因是以感動
武皇而孰知卽有諫止親征之疏哉甚矣亂朝
之難也

甲辰義兵發吉安丙午大會於樟樹巴西誓
師庚戌次市汧辛亥拔南昌

先生將次豐城謀知賊設伏於新舊厰即
遣奉新縣知縣劉守緒領兵從間道夜襲
破之先是南昌城守甚設及厰賊潰奔入
城皆驚亂又見我師驟集益奪其氣衆乘
之呼譟梯絙先登遂入城初會兵樟樹皆
以安慶圍急宜引兵赴救先生曰今南康
九江皆爲賊據我兵若越二城趨安慶賊
必回軍死鬪是我腹背受敵也莫若先破
南昌賊失內據勢必歸援如此則安慶之
圍自解而賊成擒矣遂促兵追濠

甲寅始接戰乙卯戰於黃家渡丙辰戰於八
字腦丁巳獲濠樵舍江西平濠
知縣王冕所執也

吉安知府伍文定立銃砲間火燎其鬚殊死
戰不肯退功當第一
先生又以九江不破則湖無外援南康不

復則我難後躡乃遣林槐與知府林城取九江知府周朝佐取南康

錢德洪曰洪嘗見龍光述先生張疑行間事甚悉光嘗問曰事濟否曰未論濟與不濟且言疑與不疑光曰疑曰但得渠一疑濟矣後遇何圖爲武林驛丞言先生欲遲留宸濠何事非問嘗謂光曰識劉養正否曰熟識之卽令光移劉家屬於城內而善其飲食縛齋檄人欲斬濟躡其足遂不問一日發牌二百餘左右莫知所用臨省先以順逆禍福曉諭官民間銳與瑞昌助逆遣其心腹胡景隆招回各兵以離其黨黃弘岡聞吉安居人疑曰王公之戈未知何向黃亟入告先生微笑而已誓師之日斬失律者以殉軍士股慄不敢仰視不知卽前齋檄人也後賊平張許謗議百出天下是非愈亂先生益當其所難矣濠就擒乘馬而入望見先生託曰婁如賢

五言 卷一 三十三
妃也。自始事至今，苦諫我不納，適投水死。望遣葬之，比使往，果得屍，蓋周身皆紙繩，內結極易辨也。婁爲諒女，有家學，故處變能自全。

八月，疏諫親征。

是時兵部會議，命將討賊。

武宗詔曰：不必命將，朕當親率六師奉天征討。於是假威武大將軍鎮國公行事，命大監張永、張忠、安邊伯許泰、都督劉暉率京邊官軍萬餘，給事祝續、御史張綸隨軍紀功。雖捷音久上，不發，皆云：元惡雖擒，逆黨未盡，不捕必遺後患。故先生具

疏諫止親征也。

是月，疏免江西稅及便道省葬。前後凡九上，於是再乞不允，而懇切言於王晉溪、瓊。按先生與晉溪書，先後共十五首，皆兵事。可謂真相知矣。嗚呼！立功豈易邪？

王宗沐曰：余舟次湘江，篋中檢得素掌手。

錄先生與晉溪柬一帙秉燭而讀卽廢書而歎曰嗟乎夫人建立功業信不易哉陽明先生以天挺之才早膺闕寄然猶藉晉溪公乃得就觀其往來書札所云是先生特有知己處中言聽計從故得安其身而畢其志先生往往見之疏中覽者亦以爲叙奏之常套而豈知其中誠然委曲如此也事不能背時而獨立功不能違勢而獨彰故鴻毛遇風而巨魚縱壑者順也登高

傳呼而建瓴下水者據也嗟乎古之豪傑率以不遇知己而不用或用而不盡或盡而終讒當其中軸見疑孤遠執隔則書生豎子一言而白黑立變罪不可追其何功之圖余從縉紳後見道晉溪公者不及其實過晉中頗攬鏡其平生行事疏奏固已傾心久矣今觀其虛心專已用一人以安國家可謂社稷之臣卽陽明亦稱其有王佐之才焉因寄友人王宗敬於婺州使刻

全詩 卷五 三十四
以傳同好，後世其無有聞晉溪公而興者。
邪。晉溪名瓊，太原人。

錢德洪曰：昔觀政吏部，有同年潘高，晉溪公門婿也。爲余道公與師感遇之奇。師在贛，每奏捷疏至，公讀之，必稱奇才。平生不見師面，客有進師像者，公懸之中堂，焚香對坐，左手抱孫，右執師奏，讀至關榮，則擊節賞歎。顧兒曰：生兒當如此輩奇男子。明

山人

朝必盡行師請，南贛賊平，欲繳還旗牌，適聞中有叛軍，卽奏師往視，旗牌隨行，不准繳。時人莫知也。師至豐城，猝遇變，卽以旗牌便宜從事，告變未及，聞而罪人已得，江西已定矣。

武宗南巡，羣奸在側，晝則蕩舟江上，網魚以爲樂，夜則盡撤擁衛，單騎以宿牛首。天下洶洶，莫知誰何時。師讒毀百端，然以奉旗牌練兵上游，故羣奸挾謀，終不敢逞也。

武宗既還內宮之變不發於牛首而發於豹房
乃駕迎

新天子執玉以朝萬國四海偃然而莫知其自
者誰之力也夫勘叛軍細事也而故遣大
臣親視賊平繳還旗牌舊制也而顧加命
方有草寇竊發即可便宜處事蓋公身在
朝而心無日不在師右同智相成如桴應
鼓卒能捍大災定國是有以也

九月壬寅獻俘錢塘以病留時

先生發南昌忠泰等議欲縱濠鄱陽侯

武宗親與交戰而後奏凱連遣人追至廣信先

生不聽乘夜過玉山草萍驛張永候於杭

先生見永謂之曰江西之民久遭濠毒今

經大亂繼以旱災又供京邊軍餉困苦既

極必逃聚山谷爲亂昔助濠尚爲脇從今

爲窮迫所激奸黨羣起天下遂成土崩之

勢至是興兵定亂不亦難乎永深然之乃

徐曰吾之此出爲羣小在君側欲調護左

右以默輔

聖躬非爲掩功來也但

皇上順其意猶可挽回萬一若逆其意徒激羣小之怒無救於天下大計矣於是先生信其無他以濠付之而稱病西湖淨慈寺

武宗嘗以威武大將軍牌遣錦衣千戶追取宸濠先生不肯出迎三司苦勸先生曰人子於父母亂命若可告語當涕泣以從忍從諛乎不得已令參隨負

勅同迎以入有司問勞錦衣禮先生曰只可

五金錦衣怒不納次日來辭先生執其手曰我在正德間下錦衣獄甚久未見輕財重義有如公者昨薄物出區區意只求備禮聞公不納令我惶愧我無他長只善作文字他日當爲表章令錦衣知有公也於是復再拜以謝其人竟不能出他語而別

十一月返江西時奉

勅巡撫江西地方也

先生初稱病欲堅臥不出聞

武宗南巡已至淮揚羣奸侍側人情洶洶因欲從京口徑趨

行在大學士楊一清固止之楊家京口也會奉

旨兼巡撫江西乃遂從湖口還省時忠等方挾宸濠搜羅百出軍馬屯聚糜費不堪續綸兩臺省望風趨附肆爲飛語時論不能平先生既還北軍坐而慢罵或故衝導起

豐先生不以只待以禮豫令居人移家各鄉而以老羸應門始欲犒賞北軍泰等密禁勿受先生傳示內外以北軍離家苦楚居民當敦主客之禮每遇北軍喪必停車問故厚與之櫬嗟歎乃去父之北軍亦感會冬至節到先生令城市設奠追薦亡寇時新經兵火哭亡酌酒哀不絕聲北軍聞之無不泣下忠泰欲與先生較射意先生必然大屈先生勉應三發三的每中的北

軍在傍，哄然舉手噴噴，忠泰大懼，曰：我軍皆附王都邪？遂班軍。

十五年庚辰，先生四十九歲，在江西。

正月，赴召次蕪湖，尋得

旨，返江西，以忠泰讒先生欲反也。時唯太監張永持正，保全其間，故先生賴之，終以得免於讒。然則永豈但協力遂菴能誅逆瑾於正德之初，且協心先生代解逆濠於正德之後矣！千古流芳，以能知愛敬先生也。

卓吾子記

武宗在南京，問忠等曰：你說他反，以何爲驗？對曰：召必不至，於是。

詔召見先生，卽至。忠等恐，拒之。蕪湖先生不得已，入九華，宴坐草菴中。

武宗遣人覘之，曰：王守仁，學道人也。召之，卽至。安得反乎？乃有返江西之命。始忠等屢矯僞命，先生皆不赴。至是，張永有幕士順天檢校錢秉直者，急遣報，遂得實。故趨赴至。

上新河竟爲諸權倖讒阻不得見中夜默
坐見水波拍岸汨汨有聲曰一身蒙謗死
卽死耳如老親何因謂及門曰此時若有
一孔傷感可以竊父而逃吾亦終身長往不悔
矣

江彬將不利於先生先生私計彬有他卽
計執彬

武宗前數其圖危宗社以死相抵亦稍償天下
之忿徐得張木慰解其後刑部判彬有曰
虎旅夜驚已幸寢謀於牛首宮車宴駕那
堪遺恨於豹房若代先生言之者

先生乃以晦日重過開先寺留石刻讀書
臺後曰

正德己卯六月乙亥寧藩濠以南昌叛稱
兵向

闕破南康九江攻安慶遠近震動七月辛亥
臣守仁以列郡之兵復南昌宸濠擒餘黨
悉定當此時

天子聞變赫怒親統六師臨討遂俘宸濠以歸
於赫

皇威神武不殺如霆之震靡擊而折神器有歸
孰敢窺竊天監於宸濠式昭

皇靈嘉靖我邦國

正德庚辰正月晦

提督軍務都御史王守仁書從征官屬列
於左方

明日遊白鹿洞徘徊久之多所題識

二月如九江

先生以車駕未還京師心懷憂惶是月出
觀兵九江因遊東林天池講經臺諸處

是月還南昌

三月請寬租語極痛切

按是年與巡按御史唐龍朱節上疏計處
寧藩變產官銀代民上納民困稍蘇

三疏省葬不允

五月江西大水

先生疏自劾四罪按是時

武宗猶羈留京進諫無由姑敘地方災異以自劾冀君心開悟或一加意元元也

六月如贛

十四日從章口入玉笥大秀宮十五日宿雲儲十八日至吉安遊青原山有和黃山谷詩刻行至泰和少宰羅欽順以書問學先生答之所謂失在過信孔子如某大學

古本之復是

是月至贛

大閱士卒教戰法江彬遣人來覘相知者俱請回省先生作啾啾吟解之有曰東家老翁防虎患虎夜入室齧其頭西家小兒不識虎持竿驅虎如驅牛且曰吾在此與童子歌詩習禮有何可疑及門陳九川等亦以爲言先生曰公等何不講學吾向在省城處權豎禍在目前吾亦帖然吾所以不輕動者亦有深慮焉耳

七月重上江西捷音

武宗留南都日久，羣黨欲自獻俘襲功。張永曰：不可。昔未出京，宸濠已擒獻俘北上。過玉山，渡錢塘，經人耳目，不可襲也。於是以大將軍鈞帖，令重上捷音。先生乃節略前奏，入諸人姓名於內，始議北還。

霍韜曰：是役也，罪人旣執，猶動衆出師，地方已寧，乃殺民奏捷，誤先朝於過舉，搖國是於將危。蓋忠泰之攘功賊義，厥罪滔天，而續綸之詭隨敗類，其黨惡不才亦甚矣。黎龍曰：平藩事不難於成功，而難於倡義；蓋以逆濠之反，實有內應人懷觀望，而一時勤王諸臣皆捐軀忘家以赴國難，其後忌者構爲飛語，欲甘心之，人心何由服乎？後有事變，誰復肯任之者？錢德洪曰：平藩事不難於倡義，而難於處忠泰之讒，蓋忠泰挾天子以階亂，莫敢誰何。豹房之謀無日不畏，以先生據上游，故

年譜 卷五
不敢騁耳卒保

乘輿還宮以起

世宗之正始開先勒石所謂

神器有歸誰敢窺竊又曰嘉靖我邦國則

改元之兆先徵於此矣

費文獻公宏送張永還朝序曰茲行也定

禍亂而不必功出於已開

主知而不使過歸乎上節財用不欲久困乎

民扶善類而不欲罪移非辜且先事發矚

罪狀首以規護衛為言實以逆謀之成萌

於護衛之復其早辯預防非有體國愛民

之實心不能也

先生在贛時有言萬安上下多武士即令

叅隨往紀之曰但多膂力不問武藝已而

得三百餘人龍光問曰宸濠既平紀此何

為曰吾聞交趾有內難出其不意搗之一

機會也後二十年有登庸之役人皆相傳

先生有預事之謀而豈知其計固有在者

哉

八月咨部院雪門生冀元亨寃狀

嗚呼冀元亨豈用間之人哉先生多矣此李卓吾所以不取也

羅洪先贈女兄夫周汝方序略曰憶龍岡自贛病歸附廬陵劉子吉舟劉與陽明先生善會其母死往請墓誌實以濠事暗相邀結也返至舟顧龍岡呻吟昏瞶意其熟寢呼門人王儲嘆曰初意專倚陽明兩日

數調以言若不喻意更不得一肯綮不上此船明矣此事將遂已乎且吾安得以一身擔重擔也儲拱手曰先生氣弱今天下屬先生先生安所退託陽明何足爲有無劉曰是固在我多得數人更好陽明曾經用兵耳儲曰先生以陽明爲才乎吾見其怯也劉曰誠然贛州峒賊髦頭耳乃終日練兵若對大敵何其張皇哉龍岡反舍語余若此已卯二月也其年六月濠反子吉

與儲附之七月陽明先生以兵討賊八月
俘濠是時議者紛然余與龍岡竊歎莫能
辯比見詆先生者問之曰吾惡其言是而
行非蓋其僞也龍岡吾尚在至京師見四
方人士猶有爲前言者否乎蓋以語余者
語之其後養正旣死先生過吉安令有司
葬其母復爲文以奠辭曰
嗟嗟劉生子吉母死不葬爰及干戈一念
之差遂至於此嗚呼哀哉今吾葬子之母
聊以慰子之魂蓋君臣之義雖不得私於
子之身而朋友之情猶得盡於子之母也
嗚呼哀哉

閏八月四疏省葬不允

九月還南昌時

武宗駕尚未還宮百姓嗷嗷乃興新府工役檄
各院道取濠廢地逆產改造貿易以濟饑
代稅境內稍甦

泰州王銀復古冠服執木簡以二詩爲費

請見先生異其人降階迎之既上坐問何冠曰有虞氏冠問何服曰老萊子服曰學老萊子乎曰然曰將止學其服未學上堂詐跌掩面啼哭也銀色動坐漸側及論致知格物悟曰吾人之學飾情抗節矯諸外先生之學精深極微得之心者也遂反服執弟子禮先生易其名爲良字以汝止

進賢舒芬以翰林謫官市舶自恃博學見先生問律只先生問以元聲對曰元聲制度頗詳特未置室經試耳先生曰元聲豈得之管灰黍石間哉心得養則氣自和元聲所由出也書云詩言志志卽是樂之本歌永言歌卽是制律之本永言和聲俱本於歌歌本於心故心也者中和之極也芬遂躍然拜爲弟子

十六年辛巳先生五十歲

正月居南昌

是年始揭致良知之教聞

武宗駕入宮始舒憂念自經宸濠忠泰之變益
信良知真足以忘患難出生死矣一日喟
然發嘆尤川問曰先生何歎曰此理簡易
明白乃一經沉埋遂數百載尤川曰亦爲
宋儒從知解上入認識神爲性體故聞見
日益障道日深耳今先生拈出良知二字
此人人真面目更復何疑先生曰然譬人
有冒別姓墳爲祖墳者只得開墳將子孫
滴血真僞無可逃矣我此良知二字實千

古聖聖相傳一點滴骨血也是月

錄陸象山子孫

先生以象山得孔孟正傳其學久抑而未
彰文廟尚缺配享之典子孫未沾褒崇之
澤牌行撫州府金谿縣官吏將陸氏嫡派
子孫徬各處聖賢子孫事例免其差役有
俊秀子弟具名提學道送學肄業

按象山與晦菴同時講學自天下崇朱說
而陸學遂泯先生刻象山文集爲序文以

表章之。席元山嘗聞先生論學於龍場。深慨陸學不顯。作鳴冤錄以寄先生。稱其身任斯道。庶幾天下非之而不顧者。

五月集門人於白鹿洞

六月赴

內召尋中止。止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遂疏乞便道省葬。是月十六日奉

世宗勅旨。以爾昔能剿平亂賊。安靜地方。

朝廷新政之初。特茲召用。勅至。爾可馳驛

來京。母或稽遲。先生卽於是月二十起程。道由錢塘。輔臣阻之。潛諷科道建言。以爲

朝廷新政

武宗國喪。資費浩繁。不宜行宴賞之事。先生至

錢塘

上疏懇乞便道歸省

朝廷准令歸省。陞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

八月至越

九月歸餘姚省祖塋

先生因省祖塋訪瑞雲樓指藏胎衣地收
淚久之蓋痛母生不及養祖母死不及殮
也

錢德洪昔聞先生講學江右思欲及門鄉
中故老猶執先生往跡洪獨排衆議請親
命率二姪通贄請見

十二月封新建伯

制曰江西反賊勦平地方安定各該官員功績
顯著你部裏既會官集議分別等第明白

王守仁封新建伯奉天翊衛推誠宣力守
正文臣特進光祿大夫柱國還兼南京兵
部尚書照舊叅贊機務歲支祿米一千石
三代并妻一體追封給與

誥券子孫世世承襲

正德十六年十二月十九日准兵部吏部題

差行人齎白金文綺慰勞兼下

溫旨存問父華於家

賜以羊酒至日適海日翁誕辰親朋咸集先

生捧觴爲壽，翁蹙然曰：宸濠之變，皆以汝爲死矣，而不死，皆以事難平矣，而卒平，讒構朋與，禍機四發，前後二年，岌乎知不免矣。天開日月，顯忠遂良父子，復相見於一堂，幸矣。因今思昔，雖以爲幸，又以爲懼。先生洗爵而跪曰：大人之教兒，所日夜切心者也。

